

一

聚会未表演节目似乎已成标配。乐队的唱歌,舞团的跳舞,文学界的赛诗。有特长的总会独占鳌头,为餐饮增色不少。网上此类视频层出不穷。

在一次宴会尾声,大家表演各自的拿手绝活,秦腔清唱、模仿秀、讲笑话依次登场。一省内有些名气的企业老总干瘦,语少,眉宇间藏凛然不可侵犯感,最后登场。他说:我已经七十岁,你们这些活儿干不了,给大家展示下健身功吧。

只见他脱鞋,盘腿而坐,双手反复从胸前下压,慢慢入定。大家屏息凝神,足足等待了二十分钟,现场静可听针。突然,老总肚内肠胃蠕动,汩汩有声,继而屁声大作,长作短时长亦短,短作长时短亦长。老总双目紧闭,双手更加猛烈地反复下压,屁声更加猛烈,一时间如鼓如锣,如钟如缶,充斥餐间。大家更加屏息憋气,须臾不敢喘息。半个小时后,老总终于睁开了眼,双手缓抬,收功式完,让秘书扶下椅子,朗笑问,如何?

大家鼓着掌争相逃出包间。这个社会一直被所谓的成功者主宰,他们听的谄媚太多,以至早忘了什么是丑陋,连臭屁也心怡为餐食中一道名菜。

我越来越怕聚会,害怕变成他们。

二

枇杷生南国,喜欢湿润、高温环境。枇杷富含维生素、矿物质和抗氧化剂,金黄的果子祛痰止渴,生津润肺,清热健胃;用其叶提取物做的枇杷膏,治疗各种咳嗽;其皮、种子提取物还有抗癌作用。

我老家汉中地处秦岭巴山之间,

表演·枇杷

吕志军

属于南方气候,多有栽种。少时,小伙伴成群结队爬树摘枇杷,啖之如饴。如果感冒流涕,摘几片叶子泡水喝,几日便好。树主人都好客,枇杷成熟,这家送一盘,那家送一篓。我到西安后,只能买着吃了。

去年四月,有友人去陕南玩,游枇杷园,见嫁接过的改良枇杷大如拳头,色如黄金,毛茸茸地诱人。爽吃后,迭次问我地址,要给我寄一箱。

五日后,我拿到箱子,打开,枇杷却已经黑烂流水。

这让我十分犹豫:朋友是好意,有可能是被无良商家做了手脚,一箱子心意付诸东流。说吧,不但我心寒,朋友也会恼气。后来想想,还是实话实说了。

朋友听后大吃一惊,懊悔道:都怪我!

我说并不怪你。我自小就知道枇杷和橘子放不久,遇水即坏。如果装的箱子不透气,也会很快发霉烂掉。你是地道北方人,自然不知道。再说,商家把过期枇杷换了你的鲜摘果子,这种事不少。

朋友说,我自己装的果子,亲自封口称的重。园主在旁边阻止我,说,你不要这样塞得满满当当,也不能胶带缠得密不透风,这几天天热,交给我,保证完好地寄送过去。现在的商人我哪敢信啊,心想他是要背过我做手脚,还是自己封寄放心踏实。这不,不听园主的话,果然烂了。全怪我啊!我说,既然如此,那就算了,你都离开回家了。

朋友说,园主电话我有,请他重寄一箱。我还要给人家道个歉。

过几日,又一箱枇杷寄到,打开,黄澄澄的果子,果尖毛茸茸的淡黑,像颗颗带笑的眼眸,一眼看出是刚下树的。箱里还有园主一张便签,简要写着枇杷的吃法和保存方法。

看着这物这字,真是感慨系之:商无诚信不立,人无诚信则危。

丹青续古香

杨小凡



的散点透视、虚实对比、疏密布局理念,不着痕迹地融入人物叙事之中,彻底打破了传统木雕图案堆砌、视觉刻板的局限。亳州花戏楼木雕,集三国戏文、古今典故、祥瑞灵兽于一体,是承载皖北地域文化、传统忠义精神的活态载体。扎根故土的杨老黑,深究其文化内核,并未止步于简单的图像临摹,而是以纯正的国画法度,对木雕艺术进行提纯与升华,让民间工艺的质朴与正统国画的雅致,在宣纸上完成一次深邃的相拥。

纵观这些画作,他在绘画语言的转化上,完成了从木雕“刀凿肌理”到国画“笔墨气韵”的创造性蜕变。花戏楼木雕以多层透雕与深浅浮雕,用刀工深浅交错、层次叠加塑造立体空间,工艺繁复且装饰性极强。针对这一特质,杨老黑作出了极具智慧的艺术取舍:他主动摒弃了山水画惯用的大面积留白与淡墨晕染,确立了“骨线立形、平色敷彩、疏密造境”的全新创作逻辑。同时,他采取“漫画笔法、夸张变形、只求神似”,让笔下的线条既带着刀凿的铿锵,又流淌着笔墨的温润,刚劲沉稳、粗细错落、转折有力,精准复刻出木雕的镌刻质感;既具雕刻艺术的古朴力度,又有国画笔墨的灵动气韵,生动勾勒出戏曲人物的衣袂翩跹、神态风骨,瑞兽草木的自然

古都亳州,人文荟萃。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——花戏楼,以其精美的砖雕、木雕和彩绘,成为中国建筑史和艺术史上的瑰丽华章。戏楼主体的雕梁之上,有三国戏曲 18 出、雕刻人物 600 多位,当年的三国烽烟、高士风流被定格为木镂的肌理。370 年后,当著名作家、画家杨老黑,将目光投向这座戏楼时,刀凿的木刻化为水墨的氤氲,一场跨越时空的艺术对话,一次绘画艺术的创新,在他的妙笔下徐徐展开。

杨老黑师从名家,深耕山水画数十年,凭借扎实的传统笔墨、成熟的章法布局、空灵悠远的意境塑造,已在当代国画界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和知名度。他的山水,崇尚笔墨气韵与自然心性的共生,虚实相生、情景交融、意象开阔。然而,艺术的生命在于不断地突围与重塑。此次推出的“亳州花戏楼木雕”主题系列画作,正是他跳出娴熟的山水写意范式,立足本土非遗古建文脉,以花戏楼传统木雕为创作母题,融民间雕刻工艺、传统戏曲文化与国画笔墨体系于一体,实现的一次重要艺术创新和跨越。这不仅是从“山水寄情”到“人文载道”的创作转型,还为当代国画题材的拓展、地域非遗的艺术转化,提供了极具价值的范本。

这次从容的转身,源于他深厚的国画专业积淀,更源于融入血脉的乡土文化自觉。这与他作家和画家的双重身份是密不可分的。多年山水画创作的实践,让杨老黑深谙中国画“以线立骨、以墨传神、疏密造势、开合定局”的核心精髓。这组画作,不同于民间画工对图案的复刻,他以文人画家的专业视角重构木雕图像,将山水画



墨耘·曾广闲专栏

宝贵的松弛感（5）

墨耘

得知王虹、邓煜获奖后的那个周末下午,外面骄阳似火,我慵懒地躺在沙发上刷着手机,在不断浏览两人获奖信息网页过程中,眼睛余光扫过自家猫咪正四仰八叉地躺在地板上,不时朝这里瞅瞅、那里望望,尾巴偶尔轻轻晃动一下,惬意地配合均匀有序的呼吸,松弛到极致。这不就是“松

弛感”最生动的注脚吗?不需要刻意追求,不必向谁证明,只需在每一个当下,安于自己的节奏里。看到此情此景,我突然觉得,这世间最奢侈的东西,或许不是金钱、地位或者成就,而是像这只猫拥有的松弛感,醒时泰然舒展,卧时安然自在,不纠结过往,不焦虑未来。这份纯粹、通透、不慌不

肌理。

在布局上,他将山水画的章法迁移到人物叙事题材中。这些作品,沿用山水画经典的散点透视和“步步观景”布局,打破固定视角束缚,将花戏楼梁枋上三国征战、高士雅集、祥瑞灵兽等场景,依照剧情逻辑与视觉节奏重新排布。画面开合有度、疏密相生,大场景恢宏饱满、充盈气势,小细节留白透气、精致耐看,有效化解了木雕因建筑构件限制,造成的画面割裂感。而小品斗方构图则极尽简约凝练,取木雕经典单景聚焦刻画,删繁就简、突出主体,以极简画面承载厚重人文意蕴,真正做到繁而不乱、简而不空,实现了装饰性、叙事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。如《孟德献刀》这幅画,他只抓住曹操刺董卓被发觉那一刻,曹操的沉稳、紧张、警惕、惶恐之神态,通过眼神表达出来,惟妙惟肖,如在眼前。

在设色上,杨老黑严格承袭花戏楼古建木雕“正色平涂”的传统彩绘规范,摒弃了绘画中常见的渐变晕染与光影调色,以纯正、饱满的原色进行对比,最大程度还原了民间美术热烈质朴、喜庆端庄的审美底色。这种“正色平涂”的坚守,既保留了古木雕彩绘的民俗张力,又兼具传统国画清雅古淡的笔墨格调,古意悠悠,耐人品读。国画大家范扬评价这些画是“以民间风格画木雕,得其神韵,自成一体,蔚为可观也”。

展卷细读,我们仿佛能听到古戏楼上隐约传来的锣鼓声,能看到被定格在木雕上的忠义故事与祥瑞图腾。这不仅是国画艺术的古韵与新境,而且是他对亳州文化最深情的礼赞。

真可谓:木镂千秋戏,丹青续古香。

忙的从容状态,正是世人最稀缺的松弛心境。

人生之旅,没有永远的坦途,也没有一成不变的顺遂。过度紧绷的人,会被得失困住脚步,被焦虑消耗心力;而心怀松弛的人,既能全力以赴奔赴目标,也能坦然接纳不完美的结果,在进退之间守住本心,在沉浮之中沉淀力量。人生漫漫,行稳方能致远。愿我们都能卸下身心的枷锁,不时刻紧绷,不事事争先,不在别人的节奏里迷失自己,彻底告别内耗与焦虑,以松弛之心面对世事与思虑,以笃定之力奔赴热爱,在张弛有度的人生节奏里,沉淀自我、静待花开,走出属于自己的无悔征途。

长篇儿童小说《送你去延安》读后感

张军峰

“到延安去!”——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,这句口号如同一束划破黑暗的炬火,照亮了无数热血青年的革命理想。彼时的延安,犹如一块巨大的磁石,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进步志士冲破重重封锁奔赴而去。作家杨军的红色少儿长篇《送你去延安》,正是以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为背景,将目光投向那群在烽火岁月中以稚嫩肩膀扛起护送重任的“红小鬼”,用文学的笔触,为我们还原了一段被岁月尘封的少年传奇。

小说最坚实的根基,在于对历史真实的敬畏与还原。故事以 1937 年西安七贤庄的八路军驻陕办事处为舞台——这座位于西安北新街的青砖院落,在当年是国统区中屹立的红色堡垒。1936 年西安事变后,红军联络处隐于市井,后更名为“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陕办事处”,成为连接国统区与延安的重要枢纽。那些年前赴后继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,许多人踏进七贤庄的第一脚,踩的就是这院子的青砖。

尤为可贵的是,杨军捕捉到了一个极易被宏大叙事淹没的历史细

节——“娃娃店”。当年在红军联络处工作的人员大多只有十几岁,白天在院子里忙碌着传递情报、接待来客,傍晚在周围追逐玩耍,附近的百姓随口称这里为“娃娃店”。一个再寻常不过的市井称呼,背后却藏着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青春担当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。杨军敏锐地抓住了这一历史缝隙中的闪光点,将其转化为小说的核心叙事空间。那群稚气未脱的孩子,正是守护通往信仰之路的最隐秘的战士。他们不扛枪,却比扛枪的人更早面对生死;他们不喊口号,却用最不起眼的方式守护着奔赴延安的每一颗火种。

在创作中,杨军坚持“大事不虚、小事不拘”的原则,在尊重抗日战争时期历史真实的前提下进行合理的艺术虚构。小说既保持了历史的质感,又融入了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叙事节奏,使尘封的烽火往事变得可触可感。这种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分寸拿捏,正是红色题材儿童文学创作最难能可贵之处。

《送你去延安》最动人之处,在于

它以纯正的儿童视角还原了烽火岁月。从舞台剧到长篇小说,杨军拓展了人物内心与历史背景的描写空间,让纸上的人物有了呼吸和心跳。孩子们在特务环伺的险境中传递情报、与敌周旋——一碗泻药支走盯梢特务,声东击西调开跟踪者,最终扮作寻常人家,借着夜色掩护将同志安全送出城;剧场里传递情报的惊险曲折、营救小报童的机智勇敢、送革命志士去延安的艰难曲折,这些智斗场面既有戏剧张力又充满童趣,让红色叙事彻底摆脱了枯燥说教的窠臼,凸显出一群活生生的小战士形象。

杨军善于在紧张叙事中捕捉生活化的温情。女教官顾青教农村出身的孩子们学礼仪,笨拙却认真;无线电专家东方亮、沈洁夫妇辗转半个中国抵达七贤庄时,幼子夭折、沈洁重病、身无分文,孩子们偷偷掏鸟蛋为沈洁补营养,被罚站也毫无怨言。这些日常细节让革命叙事有了体温,让小英雄们褪去神性光环,还原为有血有肉的孩子——会饿、会哭、会想家,也会在夜里偷偷想念再也见不到的人。正如有

评论者所言,作品“摒弃生硬的说教”,将延安精神自然融入跌宕起伏的情节之中,让信仰在故事里生根,而不是在口号里悬着。

小说成功塑造了一批鲜活的少年形象,彻底打破了传统红色题材中人物“高大全”的刻板印象。明娃心思缜密、沉着勇敢,是“娃娃店”的中坚力量,遇事不慌,像一棵扎了根的小树;刘存粮忠诚质朴,最终将生命永远留在赴延路上,他的牺牲不是戏剧性的壮烈,而是静默得像被风吹灭的灯;郝运来机灵调皮,嘴里没个把门的,却在大事面前从不含糊;二妮年纪最小,话不多,一双眼睛却亮得像星星,以最本真的纯真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。这群“红小鬼”在一次次历练中慢慢抽条拔节,把接待与护送的任务做得滴水不漏,也把彼此的命运越缠越紧。

《送你去延安》作为一部红色少儿小说,将革命传统教育巧妙地融入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叙事方式中,被评价为“一堂装在口袋里的思政课”。

小说通篇以儿童视角展开叙述,

许多场景读来紧张刺激却又意趣横生。作家大量运用诙谐生动、惟妙惟肖的儿童语言,让人读着读着就觉得面前站着的就是那帮活蹦乱跳的少年——他们说话有鼻音,着急了会跺脚,高兴了会翻跟头,难过了会蹲在墙角不吭声。这种语言上的准确性,让小说的可信度大大提升。

与此同时,文章中还大量融入戏词、信天游、儿歌等方式,信手拈来,恰到好处。这些来自黄土地的声音,不仅是叙事节奏的调节器,还是地域文化和时代氛围的载体。读着读着,仿佛能听见远处飘来的秦腔,听见孩子们哼唱的小调,听见那个年代独有的心跳声。语言有了味道,故事就有了根。

杨军以笔墨还原了七贤庄的少年往事,让“娃娃店”的故事被更多孩子知晓。那些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少年,那些在暗夜里护送过星火的孩子,终于在纸页间重新活了过来。今天的孩子们翻开这本书,看到的是一段与自己相隔几十年的烽火岁月,感受到的却是同样年轻的心跳、同样滚烫的热血。